

漫遊音樂史地平線一

義大利歌劇《托斯卡》、《茶花女》與《阿伊達》

黃于真

「歐洲」是個永遠探索不盡的豐富版圖，在歐洲研究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挑了一段時間展開「義遊—藝遊」。

從維也納飛往歌劇日不落國義大利，趕在下莎士比亞筆下的羅蜜歐與茱麗葉發生的虛擬故事中的真實古城，最吸引人的不是愛情故事，筆者直接參加在古代羅馬競技場，在星空下上演的「維洛納歌劇節」(Arena di Verona Opera Festival)(圖一)，參與世界最知名的歌劇盛宴，訂了很好的票，令人驚艷的女高音、男主角，3天3夜一口氣連聽完三大義大利經典歌劇。

第一部歌劇：《托斯卡》

演出時間：晚上 20:30-11:40

歌劇：《Tosca》Opera by Giacomo Puccini

《托斯卡》(圖二)的劇本由伊利卡(Luigi Illica)和奇亞克撒(Giuseppe Giacosa)改編自法國作家薩爾杜(Victorien Sardou)的劇本，在創作上明顯受到了馬斯康尼和萊翁卡瓦納歌劇中現實主義手法的影響，但同時它也是具有濃厚普契尼(圖三)特色的歌劇。這部歌劇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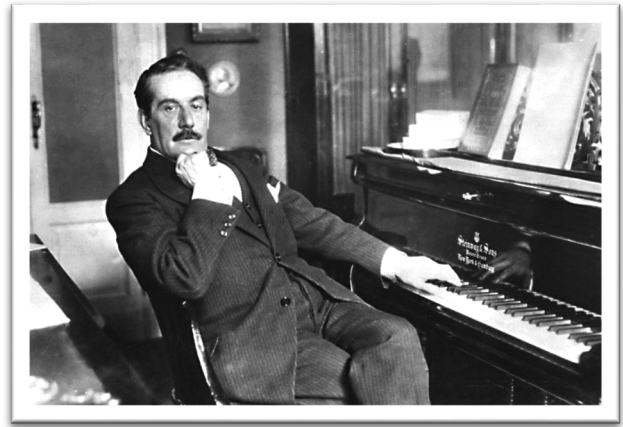
音樂，旋律充份表現優美流暢的義式呢喃，普契尼技巧地以柔和的旋律來沖淡歌劇中深沉的悲劇主題，使音樂與戲劇完美的統一起來，其中尤以第二幕中的詠嘆調「為了藝術，為了愛！」及第三幕中的詠嘆調「今夜星空燦爛著名」(E lucevan le stelle)，這首曲子描述在卡拉多希在監獄當中，得知自己即將被處死，向警衛要了紙筆，寫信給托斯卡。看著天上的星空，他想起過去與托斯卡生活的美好，自己卻將離世，開頭用單簧管的 Solo 表達孤寂，黯然神傷的苦楚，象徵人走到盡頭，迴光返照地回想過去的美好時光。像一杯冰萃的濃咖啡，苦中卻帶了鮮美的香氣！這是揭開維洛納歌劇節的第一部劇碼的味道！



圖一：維洛納歌劇節在古羅馬式的露天圓形競技場演出。(照片來源：歌劇節售票官網)



圖二：維洛納歌劇節中的《托斯卡》舞台場景。



圖三：《托斯卡》歌劇的作曲家普契尼。

第二部歌劇《茶花女》

演出時間：晚上 8:45-12:10 左右

歌劇：《La Traviata》Opera by F. Verdi

威爾第(F.Verdi,1813-1901)的《茶花女》改編自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兒子—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最著名的文學作品之一。

在東方文學中，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林紓與王壽昌合譯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光緒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一時風行西方文學。

《茶花女》的卡司陣容熱熱鬧鬧，場面喜氣洋洋，讓觀眾感受到義大利歌劇的活潑華麗。這天特意將位置訂在舞台左方，一方面能觀看舞台前的歌劇完整呈現，另一方面能夠清晰看到後台的動線。這一天，由於是週末，又是愛樂者必朝聖的名作，票特別難買到。觀眾來自世界各國，茶花女的場景，色彩繽紛，

而身在義大利，感覺到人人信手捻來都能哼唱《飲酒歌》，欣賞威爾第的三幕歌劇《茶花女》(La Traviata)。觀眾難掩興奮之情，在最引人入勝的《飲酒歌》登場時，全體競技場內紅色地毯區和石階上的觀眾，一起齊唱這首歌，就像義大利的第二國歌般熟悉。

這一天歌劇夜有一個小驚喜，就在排隊時，有一位來自茶花女歌劇後台走出來的女士，遠遠看著我對我熱情微笑，走近後，用義大利語比手畫腳的告訴筆者，在我身上的項鍊很漂亮、別緻，她非常喜歡我今天佩戴的天然寶石和馬鑲嵌的項鍊搭黑色小禮服，然後一臉興趣的邀請我是否願意進入後台準備室讓她們拍照和存檔使用，以作為未來年歌劇服裝、配飾設計的參考呢？聽了其他幾位助理說明，我才知道，原來她是重量級的歌劇服裝部門的總監哪！這天上掉下來的好運，我當然一口答應，因此筆者獲得了參觀後台並採訪了歌劇演員的難得機會(圖四)，維洛納夜晚星星賜給筆者的特別祝福，令人難忘！

第三部歌劇《阿伊達》

演出時間：晚上 20:30-1:30 左右

歌劇：《Aida》in 4 acts by Giuseppe Verdi

這是一個充滿古埃及風情的夜晚，連續三天的歌劇，白天便服遊老城，涼爽的夏夜大家入境隨俗，換上簡單小禮服，步行至競技場，歌劇 8:30 開始，以威爾第《阿伊達》埃及異國情調的四幕大歌劇壓軸。歌劇在半夜 1:00 結束。

上場的演員有，聲樂家、合唱團、成人團、孩童舞蹈團，真實的大型砲台，向空中打出砲火，還有訓練有素的動物「馬」和馬車穿梭在舞台，為威爾第作品的一幕，只為了盡一份心力。藝術的價值與養份直達心坎裡，深深烙印。多個元素造成「阿依達」從一開始，就注定它將屹立一世紀以上成功的地位。

歌劇故事根據考古史實創作的劇情，是由當時擔任埃及布拉克博物館館長、也是法國

著名的埃及古代史學家馬利耶特(A. E Mariette ,1821)受總督的委託撰寫的。故事是在古都的孟費斯神殿祭壇下，曾經挖掘出一對男女骷髏，史學家便根據這項發現，在充分考證某些歷史史蹟編寫成這則故事，充展現出時代性。

由威爾第創作音樂也是成功重要因素，當時已歸隱田園、忙於農耕的威爾第，並未被埃及總督巨額的酬金所動，前後婉拒兩次。後來埃及方面還是送來「阿伊達」的劇情概要，威爾第在讀過那洋溢異國情調的悲劇內容後，靈思立刻湧現，終於答應為此劇作曲。而威爾第把這故事交給羅克爾寫成法語劇本，再由季斯蘭佐尼(A.Chislanzoni)將散文體劇本改寫為義大利歌詞，威爾第會加入意見與詳細註釋，最終幕的舞台分上下兩層，也是威爾第的設計。當時社會一片「埃及熱」，尤其是劇中場景、服裝忠實呈現出所有古埃及的想像。團隊的專業考究，才能通過時間的考驗，在這裡以原汁原味呈現每一個細節。這故事在五〇年代曾被拍成電影，題為《埃及長恨歌》。

特別有名的是那豪華熱鬧的凱旋場面。到《榮耀歸於埃及》(Gloria all'Egitto)全場觀眾，不分老少你我，竟然跟著台上樂團一起哼唱這最有名的旋律。樂曲更成為歐洲足球比賽場上，球迷經常詠唱的歌曲。在東方也有李抱忱填上歌詞傳唱。

歌劇在半夜結束，來自世界各地的樂迷互道珍重，繼續往下一國家旅行。



圖四：筆者與《茶花女》劇中女配角合影。

義遊藝遊之「跋」

後記將整理「後台」與「中場休息」和其他行政花絮，提供讀者進一步延伸閱讀。

這三部經典的義大利歌劇藝術表現力突出，每一次變化都強化了音樂色彩及劇情的陡轉、人物情緒的起伏，而且毫不喧賓奪主。

歌劇演出，共有兩個樂團、兩個指揮，置身在星空下的歌劇聲場之中，空間感很強，因為座位正好很清楚看到前場、後場，看到義大利掌握聲音脈絡的驚人功力，原來一齣歌劇需要動用兩個樂團，一個大型管弦樂團在前台下方的樂池中(穿著黑色正式演奏服)一個是管樂團在後台拱門下演出(後場穿管樂團 polo 衫、短褲)樂團輪番演奏，「前後呼應」，歌劇團、合唱團、芭蕾舞團，音樂以外，作曲家威爾第在舞蹈團想呈現的效果，舞台行動共同營造出相映成輝，將小仲馬的文學以音樂、舞蹈，兼顧視覺、聽覺都完整、精緻呈現，這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

歌劇三幕完整演出，中場休息，是裝潢歌劇佈景的員工團隊最忙碌的時刻，他們像台灣的「新建案樣品屋」的建築師、木工工人一樣有效率，15 分鐘內，把下一個場景擺好，用樓梯裝潢好。實在驚嘆於歌劇編劇和作曲家對劇場行為的理解把握，人物詠嘆、重唱、合唱的場景設計及其與舞台行動的關聯都考慮得巧妙周全。

威爾第對於人物位置樓上樓下、遠近高低、行動走向、幕前幕內、個體與群體等空間關係，預設的不同聲場和渲染效果，對劇情和情感、時空、氛圍表達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另外注意到，龐大的歌劇藝術，在其他工作細節的經營，當地基金會是雇用約一兩千名大學生當臨時員工，協助歌劇節一次湧入幾十萬人次維洛納城的樂迷買票、座位票種複雜，競技場入口共七十幾號清清楚楚標示，安檢人員，紅地毯、石階梯禮賓引導人員，而在 2-3 次的中場，也提供相當規模的行動式服務，兜售正版歌劇 DVD、另有團隊於特定時間賣礦泉水、可樂、酒，椅墊(有些座位是競技場石頭的較硬)，現場消防人員團隊，保全人員等，舞台兩側有即時的大型 LED 歌詞看版(義、英文同步對照)，服務部門共計一兩千人，讓演出能不負眾望，歌劇的內涵與呈現重視義大利的歌劇口碑、信譽，義大利人雖天性隨和而樂天派，但對於義大利「國粹」大型歌劇的演出之嚴謹、講究，實在值得世界各地的國家歌劇院好好學習，或是應用在如何經營自己國家的藝術團隊和國粹，這是透過漫遊音樂史的地平線所獲得的弦外之音。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音樂研究所博士候選人)